

觅 寒

王光龙

一

突然想到“寒冷”这个词，像是曾经夹在某本旧书里的一枚枫叶，就是想不起来究竟在哪里见过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起身掀开窗帘，城市的灯火通明，手机上的日历显示今天是夏至。

气温像是墙角的爬山虎，早就在夏至节令来临前抵达城市的上空。无论白天与黑夜，似乎只有闷热。我偶尔想起“寒冷”这个词，也与眼前的一切都格格不入。我究竟把这个词语遗忘在哪里了呢？我关上灯，一个人在屋子里踱步。皮肤有些粘，身上只剩下片缕，我是一个完全过着夏天的人。即使是夜晚，没有风，凉席不凉，电风扇的风不是我要的那种寒冷的感觉。曾经在我身上冷入骨髓的寒冷究竟去了哪儿？我用冷水冲凉，打开空调的最低温度，甚至想过一个人光溜溜地站在月光下。我像是在找寻一位老朋友一样在燥热的身体里找寻那种叫作“寒冷”的感觉。人生如果没有那种寒冷的感觉会怎么样呢？我想过，但是想不出。我曾经被寒冷深深地击伤，伤疤早就融入肉体里，我自然是不会忘记这种感觉的。可是，自从走进了城市，走进了职场，我成了一个热血的动物。我需要沸腾的温度支撑着我去寻觅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就像机器需要油一样，不可或缺。

我渐渐感觉不到寒冷的存在了，像一只退化的动物，对自然的冷暖不再敏感，不再心存敬畏，自己躲在钢筋混凝土的窝里，欣赏着外面的风霜雨露，日曝骄阳。

二

究竟有没有一场寒冷像2002年来得那样彻底？那不是刀郎唱着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的那场雪，而是带着刀刀般刺痛一个少年的寒冷。

一夜之间，冬天浩浩荡荡地占领了庙庄。时间尚早，屋里已经白亮，透过窗户，一片刺眼的白茫茫，白得通透，冷得入骨。我极不情愿地掀开被子，对着掌心哈口气，缓缓地套上那件藏青色的裤子。

裤子是大姑给的，十余年前的衣服，舍不得穿，送给了母亲。母亲压在箱底，最后在2002年的冬天穿在了我的身上。

裤子压痕还在，布料密实，只是胯部肥大，裤脚很细，像个莲蓬。这是一件女裤。我拒绝过，宁愿穿着单薄如蝉翼、补丁密集的秋裤。可是寒风凛冽，气温陡降，我的倔强在寒冷面前是如此的无力。

父亲早起生了火炉，木屑引火，煤炭烧得通红，架上小铁锅，一碗香喷喷的香油炒饭让整个清晨弥漫着香气和暖意。白雪茫茫像一床白花花的棉被，盖住了整个庙庄。踩在积雪上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拽住，一下就陷到胯部。裤子没湿，甚喜，我就深一脚浅一脚，迈着鸭步往学校走去。

村庄静谧，大雪还在纷纷扬扬。几户人家的烟囱已经冒起了青烟，在寒风中被吹弯吹散，似一幅宣纸上的丹青写意。路上少人，三三两两奔赴学堂的学生和几个扛着锄头去田里的庄稼人，各自步履匆匆，没有人关注到我穿着肥厚的不合身的女裤。

美丑对于上初中的我而言，像是日子滋长的秋水，开始缓慢地溢出青春期的堤岸。只是，家庭条件有限，贫穷模糊了美丑的界限，像一条缰绳，紧紧拴住我。我只能穿着这条裤子去学校，走进校门，我躲躲闪闪，像只羞于见人的丑小鸭。

我走在校园的路上，耳旁总是听到同学的指指点点和一言一语：怎么穿条女裤来上学啊？还有那些异样的眼光，观赏一般，冰锥一样，刺过我脆弱的自尊。我哭过，闹过，最后我还是不能脱下来。寒冷，让我不得不依靠它——家里仅有的一条适合我穿的没有补丁的厚裤子。

春风终于来到了庙庄，草木泛活，鸟鸣也更加殷勤，河里的冰块破裂，细碎，最后被春水卷走。我迫不及待地脱下这

件女裤，像是一只脱壳的寒蝉。

那个时候，我开始畏惧寒冬，半身蓝缕比衣不蔽体更加令人羞愧，尊严的裸露带来的创伤，在一个少年的心里比霜冻更甚。

三

依旧是冬天，雪花还未停止飞舞，有气无力地落在院坝里，似乎没有停歇的迹象。院坝迎门的草屋里，南北通透，前后各两扇门。一张长条板凳上架着卸下的两扇木板门，临时搭成床，母亲和年幼的我睡在上面，一床薄被，瑟瑟发抖。



飞驰 汤青 摄

我被一阵寒冷惊醒，风从门缝里吹来，丝丝缕缕，冰寒入骨。东方未晞，母亲已经在准备晨炊，父亲早早就出门，拖着板车走在阒然无声的村庄。在那个为了衣食而忧虑的年代，肉体上的寒冷已经变得无足轻重。雪又簌簌而落，鸡埘内偶尔的咕咕声，怕是也耐不住这严寒。我念想着父亲，此时是否站在一棵苦楝树下，呵着气，为冻僵的双手取暖。

暖阳渐起，蛰伏的寒冷被惊动，萦绕周遭。水缸里结冰的水已经被母亲用钢铲打破，寒气氤氲，我尝了一口碎冰，冷如针刺，牙齿和舌头几乎要和碎冰一起吐出来。母亲的手伸进水缸里，舀水、淘米、洗菜、做饭……我望着屋檐下的冰锥，晶莹，没有融化的痕迹，日头温和得像奶奶的脾气，不温不热。冬日如此长久，似乎忘了还有四季的更迭。

记忆里的冬日总是那么的寒冷，冻土不开的田野，冷清的村庄，缩在破旧衣袄里的乡邻。我在院坝的土坯处，挖出一只冬眠的青蛙，我抚了它的清梦，让它看见了冬天，让它看清了比梦里更加真实的寒冷。我站在门口，徘徊了好几次，荒草上的寒霜被踩踏得凌乱，仍不见父亲归来。

寒风起，鸡鸣啾啾，日落时，父亲才拖着板车回来。父亲见到我，笑容挤走了一些疲倦。他全身沾满了灰垢，想抱起我，犹豫了一下，脱掉了外套，只剩下一件薄薄的旧秋衣。父亲的胸膛很暖，像一堵墙，挡住了外面的寒风凛冽。

那几年，我不喜夏冬。酷暑和严寒，一想起父亲还出门在外，日高人渴，霜重天凉，忧愁更添一分。

四

城市里仿佛只有春秋，花草不凋，我不再担心泥土的温度和气候的冷热，如入温室。久居城里，渐渐成了恒温动物，不关心风月，只关心粮食和蔬菜，更加像个庄稼人。夜里，忽觉凉气，拉了拉被子，妻儿熟睡在身旁，我曲肱而卧，仿佛还睡在故乡。

蒲团

疏泽民

晚稻脱粒归仓，山芋挖回来入窖，冬小麦播种下地，忙完了地里的活儿，庄稼人就着手编蒲团。

蒲团的原材料通常是稻草。从稻草垛上搂一抱茎秆较长的稻草，掐去乱叶、穗头，头归头尾归尾理顺，码好。嘴里含一口清水，“噗！”的一声喷在理顺的稻草上。待稻草吸水变得柔软舒展，就可以编织了。

编蒲团像盘鞭炮，从里向外一层层卷，形成一个大圆饼。抽出一把长稻草，草头打个结，再将稻草分成三股，每股相互左右交叠编织，犹如编麻花辫。编好的“麻花辫”向内盘曲压紧，盘出第一圈后，间隔一至三厘米距离横向嵌入一小束稻草或笋壳丝作为绑绳，再继续编“辫子”，继续嵌绑绳，继续盘曲。当盘到第三圈时，将夹在第一圈的绑绳绑向第三圈的草编，再将绑绳的绳头搓一下拧紧，插入编织的“辫子”中。如此不断地嵌绑绳，不断地编织、盘曲，草编呈螺旋线向外环绕，待盘绕至脸盆口径大小，就可以收尾，将草头埋进辫梢，一只蒲团就编成了。

在乡下，蒲团主要用作灶膛石礅或木桩上的坐垫。有了蒲团，坐在石礅上就不会冰到屁股，坐在木桩上就不会磨破裤子。蒲团厚实又透气，乡下人又叫蒲墩。

为了使蒲团柔韧耐用，坐着舒服，选用的原材料越柔软越好。若用蒲草则是上乘。晒成八九成干的蒲草柔性足，最长可达一米多，编起来也省事。但是乡下的蒲草并不多，蒲草编织的蒲团也不常见。若是山区有毛竹，落在竹园的笋壳捡回来晒干，编织前，将晒干的笋壳摊开，洒点水使之柔软，再将笋壳撕成一厘米宽的长条，就可以编织。用笋壳制作的蒲团，结实又耐用。但山区适合编织的笋壳也不多，笋壳蒲团也不多见。最常见的蒲团，通常选择糯稻草，喷水后用木槌砸几下，使稻草变得柔软，编织时不易折断，没有棱角和毛刺，不会磨裤子，坐起来舒适。

这些都是儿时记忆里的蒲团。那时候我曾学着编织过，虽然收口不够紧致，但它是我的作品，心里还是喜欢。我经常垫着它在灶膛前添柴烧火，就着灶火看小人书，直至长大后离开故乡，再也没见过蒲团。

现在的乡村，电饭煲、电磁炉、液化气灶取代了柴锅灶，用于垫坐的蒲团在记忆中渐行渐远。

那日下乡，走进一座非遗馆，我又见到了蒲团，大到沙发垫，小到茶杯托，一排排陈列在墙上。这些蒲团用品做工精细，麻白色藤编，间或绘有花鸟虫鱼图案，俨然珍藏的工艺品。

负责管理的人员介绍说，这些蒲团均出自一位民间艺人之手，这位艺人还收了几位回乡创业青年为弟子，业余时间教他们编织，争取能将编蒲团制作手艺留在民间。

我的注意力被嵌在墙上的显示屏吸引。屏幕上，一群身穿汉服的孩子坐蒲团上，齐声诵读着一阙古词，那是宋代辛弃疾的《汉宫春·即事》：

行李溪头，有约车茶具，曲几团蒲。儿童认得，前度过者篮舆。时时照影，甚此身、遍满江湖。怅野老，行歌不住，定堪与语难呼。

一自东篱摇落，问渊明岁晚，心赏何如。梅花正自不恶，曾有诗无。知翁止酒，待重教、莲社人沽。空怅望，风流已矣，江山特地愁予。

